

寻人启事

赵小赵 著

一条
坎坷危险的
寻找父亲之旅

一段恩怨缠绵的
血色浪漫情殇

本年度最
震撼人伦的悲情小说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寻人启事

赵小赵◎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人启事/赵小赵著.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7.5

ISBN 978 -7 -5415 -3222 -1

I. 寻... II. 赵...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4133 号

书 名/寻人启事
作 者/赵小赵
策 划/李安泰
责任编辑/邹 滢 江 丽
书籍设计/陈 旭
责任印制/兰恩威

出版发行/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教育出版社

社 址/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西郊伟业印刷厂

开 本/880 × 1230 1/32

印 张/10.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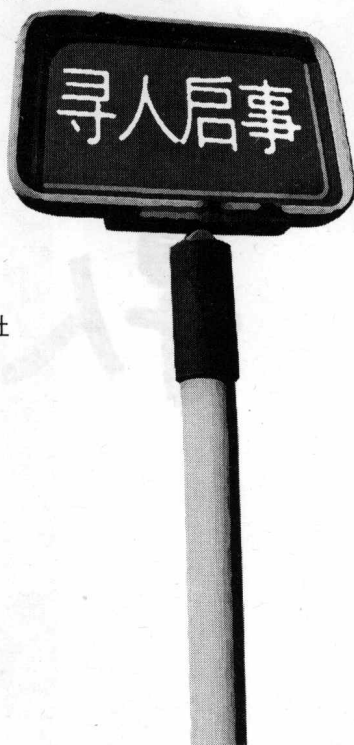
字 数/346 000

版 次/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7 -5415 -3222 -1

定 价/25.00 元





高原对父亲的所有印象只有三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面的父亲剃着标准的平头，穿着一身 20 纪 70 年代末非常流行的的确良白衬衣、蓝裤子和黑色火箭头皮鞋，衬衣的左胸口袋上还别着一支上海产的英雄牌钢笔。父亲身材高大魁梧，是典型的国字脸，但由于母亲长年累月用手指在照片上摩挲，再加上 1984 年夏天那场山洪的浸泡，三张照片都受到了严重损坏，父亲的五官基本看不清楚了，只剩下一个大概的脸部轮廓。照片的背景都是在棋盘镇：一张是父亲和母亲在关家祠堂外面那株月桂树下亲密依偎的合影；一张是父亲神气地叉着腰伫立在月牙桥上，下巴微翘，似乎在眺望远方；还有一张是父亲骑在戏楼前的那匹石马上，他挺胸收腹，右手作挥鞭状，宛若保家卫国驰骋疆场的大将军，身旁则站着铠甲裹身、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公。照片中的那些背景有的还在，譬如那株月桂依旧年年花开花谢，有的高原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譬如那匹宋朝靖康年间用玄武岩雕刻的赤兔马和那尊青铜铸造的战神关公，就在 2004 年秋天的某个深夜被人神秘盗走，案件至今悬而未破。父亲的这三张照片不知被高原和妹妹高婷婷以及母亲拿出来端详了多少回，已经起了粗糙的毛边，黑白的底色也有些斑驳了，平时不看的时候，照片就被一块红绸缎层层包裹着，收藏在一只四

角都钉着紫铜皮的柳条箱里，为了防霉防蛀，箱子里一年四季都放着几粒樟脑丸。

多年来，母亲似乎很不愿意提起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总是不肯告诉高原和高婷婷有关父亲的更多情况，只说他很早就死了。但高原从母亲端详照片时的那种复杂眼神觉察到她父亲还是有感情的，母亲不愿提起并不意味着她就厌恶，确切地说，往事是一个伤口，一个一触就痛的伤口，谁愿意总是揭开自己的伤疤让殷红的血流出来呢？倒是棋盘镇的人常常有意或无意地传递给高原兄妹俩一些有关他们父亲的信息：他父亲是个画画的，叫高远翔，1980年夏天从省城来到棋盘镇写生，和他母亲许欣然有过一段短暂的恋爱史。欣然意外怀孕后，高远翔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再出现。欣然去省城找过高远翔，但一直没有结果。1981年6月，欣然生下了高原和高婷婷这对龙凤双胞胎，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本来在当小学语文教师的她被开除了公职，巨额罚款更是使许家几乎倾家荡产。棋盘镇的人能够告诉高原兄妹俩的也就只有这些，这一方面是因为欣然和高远翔的恋爱史实在是非常短暂，别人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是欣然对此事始终讳莫如深守口如瓶。

棋盘镇的人善良厚道，民风纯朴，对未婚先育的欣然并没有什么歧视，相反还多加照顾这个拖着一双儿女的可怜的年轻妈妈，甚至还有不少媒婆想给欣然介绍对象，但都被她一一谢绝。高远翔的神秘消失似乎已经伤透了她的心，她发誓一辈子独身。1984年夏天的某个深夜，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突如其来，从附近山上汇聚而来的山洪转瞬间就漫到了棋盘镇，冲毁了高原外婆家的三间泥坯房，正在睡梦中的两位老人被倒塌的房屋活埋，被人们挖出来时早已断气，而睡在另外一间房里的高原兄妹俩以及母亲得以侥幸逃生，从此三人相依为命。

高原从小到大，成绩都很好，常常是班里的第一名。譬如那些拗口的古文，其他孩子要花好几天才能结结巴巴地背出来，但高原只默诵一两遍就能背得一字不差，有些几何求解题他还会用好几种方法求证出来。一些知道高原身世的老师曾私下里议论说，这孩子天资如此聪颖，其智商应该是和他那个会画画的父亲有关。高原在县一中参加高考预考时，获得了年级第二名的好成绩，按照这所省属重点中学的优良传统，年级前三名一般都能考上北大、清华和复旦等名牌大学。但那个时候中国的高校已经开始扩招，学费贵得吓人，就是师范院校的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一年也得好几千块。高原的家用“家徒四壁”这句成语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早些年，为了交纳未婚生育的罚款，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变卖光了，连外婆祖传了好几代的一只翡翠镯子也被典当出去。高原的母亲在镇上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但所挣的钱勉强够一家维持生计，而且她体弱多病，几乎天天不能断药，每个月单医药费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高原家也

有几亩地，但家里没有壮劳力，地里的活没人做，就包给别人了，每年只能收一些口粮。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全力供哥哥读书，高原的妹妹高婷婷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到县城一家美容美发学校参加培训，半年后结业，在棋盘镇开了一家简陋的理发店，那个时候她才十六岁。十六岁正是女孩子最爱美的年龄，但高婷婷疏于打扮，每个月赚的钱，一部分给母亲看病买药，一部分给在学校寄宿的哥哥送去当伙食费，自己仅留一小部分自用。高原对妹妹高婷婷一直心怀愧疚，因为正是妹妹牺牲了自己的学业，他才能顺顺当当地读完高中。高原曾不止一次泪花闪闪地对妹妹说：我以后要是发达了，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但高婷婷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哥，你不要给自己压力，我现在就过得挺好的！

高原预考后没多久，他的母亲在一次骑自行车去县城进货回来的路上，为了躲避迎面而来的一群鸭子，连人带车摔到了一座坡坎下，右腿被摔断，脾脏也破裂了，差点丧命。这一飞来横祸使高原一家陡然添了三万多块钱的外债。想到考上大学后还要交纳高昂的学费，高原踌躇了，他不想让母亲羸弱病患的身体再添一丝压力，思虑了一个星期后，他终于作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高考！

当高原把这一想法跟母亲说了以后，母亲却一巴掌打得他眼冒金星。这是高原长这么大以来母亲第一次打他，母亲怒斥道：你想在这个穷山沟里呆一辈子吗？高原说：我不能只顾自己的锦绣前程，让你和妹妹受苦，我要去打工挣钱帮家里还债。

母亲冷笑着说：你以为外面遍地是黄金弯弯腰就可以捡到嗦？你真是猪油蒙了脑子不知外面挣钱有多辛苦！再说了，家里的债还轮不到你来操心，我自己会想办法！高原说：现在大学毕业生越来越多，又不包分配，再过几年，工作更不好找了，还不如趁早出去打工。看见高原还在犟嘴，母亲就解开挑水桶用的一截旧麻绳，说：你要是敢不考大学我就用它上吊！母亲的威胁没有吓唬住高原，他冲到厨房里拿起一把菜刀搁在脖子上，说：妈你再逼我我就不活了，咱娘俩一起去死！菜刀已经划破了高原脖子上的皮肤，流下了丝丝鲜血，但他一点都不觉得疼。高原也不知道那时自己哪来的勇气，就是感觉有一股热血冲上了脑门。

儿子以死抗争的激烈举动惊呆了欣然，她像根电线杆一样僵硬地愣在那里，她突然发现儿子真的是长大了，尽管肩膀还有些瘦弱，身子骨还有些单薄，但已经是是个不容再忽视的男子汉了。儿子脖颈上的鲜血使欣然害怕起来，高原和高婷婷的生命就是支撑她整个世界的两根柱子，哪一根柱子倒塌都意味着她的世界的崩溃。欣然想到自己的右腿瘸了，脾脏被摘除了，已经成了半个废人，以后赚钱就更难了，即使高原考上了大学，每年好几千块钱的学费到哪里去凑呢？况且还有三万多块钱的外债没还，那些钱都是向乡亲们借的，他们的日子也过

得紧巴巴，正等着钱买农药化肥、娶媳妇嫁闺女、供孩子们读书呢！高婷婷也帮不上她哥哥太多的忙，虽然她已经自力更生，但赚的钱大部分都被用来接济家里了，而她经营的那家理发店简陋不堪，几年都没添新设备，最近镇上又新开了两家美容美发店，家家都比高婷婷的门面宽敞、漂亮。所以，高婷婷也该花钱装修一下自己的店面了，否则生意只会越来越清淡。

想到这里，欣然妥协了。麻绳和菜刀就这样相继掉到了地上，母子俩抱头痛哭起来，这一哭宣告了高原大学梦的彻底破灭。不过为了安慰母亲，高原说自己可以一边打工一边复习，等挣够了钱再去上大学。

高原主动放弃高考确实让许多人为之惋惜，但这个人均年收入在全国排在倒数几位的小县城每年都有不少这样的学生，有的人考上重点大学了都因为家贫而放弃了入读呢，何况高原这种还没有参加考试的学生。对于这种悲剧，大家都习以为常了，想帮助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高原卷起铺盖回到棋盘镇的那天，他躲到附近的深山坳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傍晚的时候，看着从山巅上一点点沉下去的血色夕阳，他感觉自己的生命渐渐地进入了一个漆黑而阴郁的通道，他嘶哑着嗓子，忍不住像狼一样悲怆地嚎叫起来。

高原去深圳的时候是十八岁，那一年是1999年，深圳像一列高速奔驰的火车，塞满了全国各地的寻梦者，卧铺车厢和软座都被那些打扮入时、说着标准普通话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占据了。高原只能和一帮操着土里土气方言的民工们挤在臭烘烘的硬座车厢里艰难地呼吸，还时不时因为检查车票和各种证件遭到巡警以及列车员粗暴地呵斥，后来高原每次在高速公路上看到运猪仔的大卡车，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挤硬座车厢的情景，这种联想每每让他黯然神伤，觉得自己的命运跟那些猪仔没有太多的区别。没有大学文凭没有一技之长的高原在深圳干过多少工种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在基建工地挑灰桶、挨家挨户送纯净水、散发街头小广告、包装出口到东南亚和欧洲的玩具、到麦当劳餐厅当服务员……他被老板炒过鱿鱼，也炒过老板鱿鱼，当然更多的是前者。为了早日帮家里还债，高原还四处兼职，常常是白天忙完了，夜晚又去打短工，每天下班后骨头就像散了架，哪还有心思和精力复习功课考大学？那些高中课本以及复习资料在他辗转搬了几次宿舍后就失踪不见了，唯一始终陪伴他的是简陋的铺盖和一把橘红色的小提琴。

这把小提琴是一位姓孔的老师送给高原的。孔老师以前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小提琴系当过教授，还是系主任，年轻时游学欧洲、北美洲和苏联，曾师从世界小提琴巨匠梅纽因、斯特恩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等人，并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伊丽莎白王后国际音乐比赛”上获得过金奖。20世纪60年代末，孔老师因为多次演奏“资产阶级歌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棋盘镇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老婆也因此跟他划清界限，离了婚。1979年平反后，孔老师万念俱灰

看透红尘，不愿再回中央音乐学院任教，还把政府补发给他的工资全部捐给了镇里的小学修校舍，甚至到小学当起了没有正式编制的音乐老师。除了教学，沉默寡言性格古怪的孔老师平时很少跟人来往，就在自己住的一间茅棚里谱曲作词、拉拉小提琴。孔老师住的地方离高原家很近，走过一条窄窄的田埂就到了，高原常和妹妹去孔老师家玩，听他唱歌和拉小提琴。高原常常忍不住用手去触摸小提琴，他很奇怪这个橘红色的木匣子，怎么会发出如此神奇美妙的声音。孔老师觉得高原这孩子天资聪颖，心思纤细敏锐，有一股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高原刚刚四岁的时候，孔老师就找到欣然，说是要教高原拉小提琴。学识渊博的孔老师是欣然非常敬重的人，孔老师主动上门赐教，她自然是欣喜万分，高原就这样成了孔老师的关门弟子。孔老师待高原很好，不仅把一身技艺悉数传授给了高原，还经常在生活上接济他。外公外婆去世后，在棋盘镇，除了母亲和妹妹，孔老师就是高原最亲近的人了，两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更有一种艺术上的共鸣和惺惺相惜。孔老师一直希望高原将来能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还把自己珍爱的那把小提琴送给了他。但可惜的是孔老师在高原十六岁那年突然患脑溢血去世了，连句遗言都未来得及留下，高原一夜之间痛失良师，对音乐的梦想渐渐幻灭，那把小提琴从此成了他用来解闷的一个道具。

去深圳打工时，高原的换洗衣服没带几件，却在行李箱里放了孔老师送给他的那把橘红色的小提琴。在工休的时候，他会拉上一段，那些纷纷飘落的美妙音符会暂时让他的身心得到放松，让他忘掉生活的屈辱和惆怅。他还买了不少乐谱，学会了一些最流行的小提琴曲。高原对音乐有着极高的天赋，再加上在中国堪称大师级的孔老师的悉心授艺和自己二十年的磨练，琴艺非常高。高原十四岁的时候，孔老师就曾对他说过，他拉小提琴的水平已经超过了科班出身的高才生。但高原的工友们都不怎么会欣赏西洋乐器，比起晦涩难懂不知所以的小提琴曲来，他们更喜欢听港台通俗音乐。有一次，一个四川工友嫌高原拉小提琴影响了他午睡，竟蛮横地要将他的小提琴砸掉。为了保护心爱的小提琴，一向斯文的高原和那个工友打了起来，结果双方都打得头破血流，最后还进了派出所，被民警狠狠训斥了一顿。

来深圳的第四个年头，发生了一件高原生命中最为惊天动地的大事——他的母亲因心脏病骤发而不幸去世，跟孔老师一样，没有来得及留下只言片语。高原跌跌撞撞地回老家奔丧时，看到的是母亲已经冰冷的身躯和不再鲜活的容颜，他干嚎一声就昏死了过去。

高原在深圳一直呆到2006年春夏之交。

这个时候家里的债务已经还清，省吃俭用的他还有了两万块钱的积蓄。2005年的深圳早已人才饱和，拥有大学文凭的打工者如过江之鲫。好不容易才在一家台资电子厂做到工长的高原日益感到了竞争的压力，他看不到升迁的希望，

一个普通的技工岗位每天都不断有本科生来应聘，他随时都可能被别人取而代之。高原想了又想，决定脱产到深圳大学的成人教育学院去学习为期两年的经济管理。就在高原准备着手实施他的宏伟计划时，他突然接到妹妹的未婚夫彭建辉打来的电话，说高婷婷病重，已经被送到省人民医院。高原赶忙问建辉，高婷婷得的是什么病，要不要紧？建辉却吞吞吐吐地不肯明说，只是叫他马上赶回来。高原的心就沉了下去，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由于高原所在的电子厂刚刚接了一个大订单，生产极其忙碌，又非逢年过节，所以厂方根本就不允许高原这种下层管理人员在这个非常时期请探亲假，高原一气之下就辞了职。

结算完工资后，忐忑不安的高原匆匆踏上了回乡的火车。

下火车后，高原打的直奔省人民医院，在血液科住院部的一间重症病房里见到了妹妹和正蜷缩在病床旁打盹的彭建辉。高婷婷正在打点滴，但人已经睡着了，脸色苍白如纸。整个病房内因为到处是白色的墙壁、床单和各种不锈钢医疗器皿，微微反射出炫目的光芒。为了节约，以往高原每年只是春节回来探亲一次，跟上次比起来，才过了四个多月，原本有些丰满的妹妹就干瘦得如同一具木乃伊，让他心疼不已。脚步声惊动了建辉，看见是高原回来了，建辉熬得通红的眼睛登时放出了光彩，马上打起精神站起来，他把左手食指竖在唇边做了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示意高原出门去说话。彭建辉是棋盘镇中学的物理老师，二十六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瘦瘦弱弱，很书生的样子，为人憨厚老实，他和高婷婷谈恋爱已经三年多了，两人非常恩爱，原本打算2006年国庆节结婚的，新房、家具和电器都准备好了。

到了血液科走廊的尽头，彭建辉并没有立即说话，而是自顾自地摸出一支劣质香烟点燃，但旋即就被呛得拼命咳嗽起来。高原记得建辉是从不抽烟的，他的这一反常举动使高原更加觉得妹妹的病情严重，否则建辉不会烦恼到靠抽烟来解愁。高原惶恐不安，急于知道真相，于是一把夺下建辉嘴上的烟，大声追问高婷婷到底怎么了？建辉这才哽咽着说，高婷婷最近常常感到头昏、眼花、耳鸣，镇里的卫生所检查不出病情，到县人民医院检查后，医生说高婷婷的血液可能有问题，建议她去省城的大医院检查。几天前，建辉带高婷婷来到省人民医院，经骨髓穿刺，血液科的医生确诊高婷婷患上了“急性粒非淋巴细胞白血病M26型”，也就是俗称的血癌。医生说高婷婷通过服用药物和化疗，可以暂时控制住病情，但必须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彻底治愈，治疗费总共需要三十万元左右。

妹妹竟然患上了可怕的血癌！这不啻于一个晴天霹雳，把高原惊呆了。高原痛苦地抱着脑袋，背蹭着墙慢慢蹲下去，他真想大声质问那个狗屁上帝，为什么如此残忍，要把苦难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临到他家头上？！但最初的震惊和悲伤过后，高原很快镇定下来，数年最底层的打工经历已将以前那个喜欢多愁善

感的大男孩，锤炼成了一个时时提醒自己必须主动挑起家庭重担的坚强男人。高原转而开始安慰建辉，说不就是三十万块钱吗？我这次带回来两万块钱，再回镇上找乡亲们借一点，大不了把房子也卖了，活人难道还能被尿憋死？建辉望着一脸沉着和坚毅的高原，原本心乱如麻的他突然塌实了许多，他意识到自己不是孤立无援的，这个准大舅子将和他一起挺直腰杆撑起高婷婷生命的天空。高原又到妹妹的主治医生聂知秋教授那里了解到了更多的情况，知道像他和妹妹这种同母双胞胎，造血干细胞成功配型的几率是非常大的，这意味着高婷婷生存下来的几率也非常大，而在陌生人群中找到与患者造血干细胞配型相符的几率则是十万分之一！聂教授的话让高原心宽了不少。

重新走进病房前，高原和建辉商量好，一定不能让高婷婷为治疗费担心。两人走进病房的时候，高婷婷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一位护士重新帮她换了一瓶点滴。看见高原突然出现在眼前，高婷婷虽有气无力却是惊喜万分地叫了一声：“哥！”然后就挣扎着想坐起来。但高原阻止了妹妹的这一举动，他扶住高婷婷单薄的身子，让她重新躺下。高婷婷的眼泪不知怎么就流了出来。高原用手掌轻轻地拭去妹妹脸上的泪水，又摸了摸她枯黄的头发，故意放松语调，微笑着说：“傻丫头，都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羞不羞啊！”

说来也奇怪，虽然打工多年，常常做粗活，高原的手依然是温润细嫩、修长白皙，这曾经成了工友们笑话他的一个原因，说他长着一双娘们的手。但对于高婷婷来说，高原轻抚的手就像一针镇静剂，让她感觉少了许多不安和恐惧。从小到大，高婷婷只要受了委屈，她不是去找母亲寻求安慰，而是找哥哥高原哭诉。高原总是用手拍着她的脑袋笑道：婷婷，哭什么哭呀，真没出息！每次高婷婷都是在高原的安慰下破涕为笑。如果说许多年轻人有恋母或恋父情结，那么高婷婷则是典型的恋兄情结，就连她找男朋友也以哥哥高原为参照。高婷婷的未婚夫彭建辉不仅眉眼跟高原有几分相似，性格也有点像，甚至还跟高原一样会拉小提琴，只是水平要差得多。

高婷婷哽咽着问高原：“哥，你说我会不会死？”

高原说：“傻丫头，当然不会！聂教授说过了，你的病只要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就可以治愈，哥和你是双胞胎，一定可以跟你配上型的，不过是多花点钱而已。”

高婷婷忧心忡忡地问：“可我们家哪来那么多钱啊？”

高原撒了个谎，说：“我上个月底在深圳买福利彩票中了六万块钱大奖，我自己还存了两万块，我和建辉再找别人借一点，治疗费就差不多了。”

建辉洞悉了高原的心思，在旁边没有说破。

高婷婷惊疑地问：“哥，你真的中了大奖么？怎么没听你提起过？”

高原说：“那张彩票我买后就塞到钱包里，都差点忘记了。这次回来，在深

圳火车站候车时，我看时间还早，就到附近的网吧上网玩，无意中查询到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大奖，离兑奖只有半个多月了，最近我还得抽空去趟深圳呢。”

高婷婷问：“哥，你没骗我吧？”

高原用手指刮了刮妹妹的鼻梁，笑道：“婷婷，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建辉也帮高原圆谎道：“你哥上火车前打电话到医院来告诉过我这件事，但他那里人多嘈杂，我也没听清楚，只听他说什么票啊票的，激动得不得了，我还以为他说自己买到了车票。刚好聂教授喊我过去有事，我没听完就挂了电话，你哥回来我才知道他说的是彩票中大奖了。”

高婷婷知道，哥哥高原从来没有在她面前撒过谎，又有建辉作证，她也就信以为真了。高婷婷释然了许多，苍白的脸上开始有了笑容。但因为药力的作用，很快，她又昏睡过去，像只疲倦的小猫。

在高原进行造血干细胞检测前，经过询问，聂教授获悉高原在三个多月前因为被疯狗咬伤，曾注射了狂犬病减毒活疫苗。那还是高原在深圳打工期间，看守仓库的一条大狼狗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发狂了，当时正值下班人员高峰期，狼狗四处乱蹿，一连咬伤和抓伤了十几个工人，高原躲避不及，也被咬伤了胳膊。几位保安赶到后，使用电棍才将狼狗击倒在地。事后，被狼狗咬伤和抓伤的人都去注射了狂犬疫苗，但有位女工友怕打针，注射了一次就再也不肯注射了，还振振有辞地说她小时候在乡下被猫啊狗啊的咬过多次，都没事，这次也就是被狼狗在腿上抓了几道血印子，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半个月后，这位女工友突然发高烧、嘴里流出黏稠唾液、肌肉抽搐、对水非常恐惧，送到医院被确诊为狂犬病，没几天就死了。当时这位女工友的死让那些被狼狗咬伤和抓伤的人都很恐惧，但医生说，只要注射了狂犬病疫苗，一般不会发病。聂教授告诉高原，既然他的那位女工友得了狂犬病，那么他体内很可能也残存着尚未清除干净的狂犬病毒。当然，对一个免疫力正常的人来说，注射了狂犬病疫苗后，病毒就不足以对身体构成严重的威胁，但白血病患者因为具有免疫作用的白细胞的功能发生了紊乱，所以机体的抵抗力非常低，就是普通的感冒都有可能使患者致命。如果将从高原身上采集的造血干细胞输入高婷婷体内，潜伏在高原体内的狂犬病毒也会随之进入高婷婷体内，这种病毒虽不能对健康的高原构成有效的威胁，却很可能引起免疫力低下的高婷婷发病，而狂犬病一旦发作，死亡率是百分之百！因此，为了不给被捐献者带来致命的危险，一般都要求捐献者在狂犬病疫苗最后一次免疫接种后一年才能捐献造血干细胞。

听了聂教授的话，高原一下子傻眼了，因为这意味着他不能给妹妹提供造血干细胞了，妹妹做移植手术所需的造血干细胞只能通过骨髓库来寻找，而找到匹配造血干细胞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高原记得一篇文章上说过，有一种叫苜蓿的多年生草本植物一般只有三片心形的小叶子，自然界出现四叶苜蓿的

概率是十万分之一，四片叶子分别代表着真爱、健康、财富和名誉，所以发现四叶苜蓿的人被认为可以交上好运，能将真爱、财富、健康、名誉全部占有，四叶苜蓿于是也就成了人们争相寻找的传说中的幸运草。高原再次在心里狠狠地咒骂了一回上帝的不公，为什么自己的妹妹高婷婷也是撞上了一个如此罕见的十万分之一，但交到的却是一个梦魇般可怕的厄运？

看到高原一脸悲伤和沮丧，聂教授安慰说，他将尽快将高婷婷的病历通过互联网上传到中华骨髓库、台湾骨髓库等全国二十多个骨髓库，检索查找匹配的造血干细胞样本。聂教授说：如果快的话，两三个月就可能有结果，但慢的话，也可能要几年。按照你妹妹现在的身体状况，如果不及时做造血干细胞移植手术，她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一年。略知兄妹俩身世的聂教授还善意地提醒高原：传统的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首先要找到与患者白细胞抗原完全匹配的供者，这种匹配可减少排异反应，增强移植的安全性。但是，在非血缘关系人群中，人类白细胞抗原配型完全相符的概率非常低。所以近年来，国际医学界开展了在患者亲属间进行半匹配造血干细胞移植，采用去除移植物中的T淋巴细胞、筛选出造血干细胞，或用细胞因子调控的办法解决排异等问题，应用于完全缓解期患者的治疗，取得了很大的进步。80%的患者因此可以及时在父母、子女、同胞、堂表亲间找到半匹配供者，费用也节省了很多。高先生，虽然你母亲不在人世了，你这个做哥哥的因为身体状况也不适合给你妹妹提供造血干细胞，但你们兄妹俩应该还有别的近亲，比如说你生父就是比较理想的半匹配供者，我建议你试着去找找你的生父，也许找到他的概率比在骨髓库中检索到完全匹配的造血干细胞样本的概率要大许多。

聂教授的话重新燃起了高原拯救妹妹生命的希望，他决定一边筹集治疗费一边寻找自己的生父。

高原和建辉轮流着回棋盘镇筹钱。建辉先回去，他是两个班的物理教师，还是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有许多事情等着他回去处理呢。这次送高婷婷来省城他请了一个星期的假，眼看就要到期了，他得赶紧回去续假。从棋盘镇返回省城的那天晚上，当晒黑了脸膛的建辉把一张中国农业银行的储蓄卡在高原面前晃了晃，对他说里面有七万块钱时，高原简直惊呆了，他原本认为建辉最多只能拿出个两三万，没想到一下子能拿出这么多。看到高原诧异的眼神，建辉咧着嘴憨笑着解释说，里面有三万块是准备用来结婚的，一万五是贱卖了结婚用的新家具和电器所得来，一万是父母给的，还有一万五是借亲朋好友的。高原知道，这张卡上是建辉的全部家当了。建辉还遗憾地对高原说，他原本打算用来和高婷婷结婚的新房是镇中学的教师宿舍，如果不满十五年教龄，个人是没有产权的，也不允许转卖，要不是因为这个，他会把房子卖了，这样高婷婷就不用为治疗费发愁了。

如果一个男人，对于一个自己无需承担任何法定义务的女人，甚至和自己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女人，心甘情愿地付出全部家当，那么只能说明他是死心塌地地爱上了这个女人，说明两个人的生命已经深深地融为了一体。高原知道建辉和高婷婷非常恩爱，但他并不知道建辉爱高婷婷爱得如此深切。高婷婷得的可是绝症，一旦找不到救命的造血干细胞，所有前期的治疗费用就打了水漂，建辉就会落个人财两空。建辉是个聪明人，他不会不明白这个理儿。明白了还这样做，那就让高原不得不感动和敬佩了。高原先是紧握住建辉的手，接着又用力地拥抱了他。两个大男人抱在一起，彼此的眼中泪花闪烁，这种通过身体接触传播的无声信息胜过了千言万语。

高原也紧接着回了一趟棋盘镇，他决定卖掉母亲留下的那三间简易房。高原家的房子以前被山洪冲毁过，后来政府拨了几千块钱的救济款，在原址建了三间相当简陋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如今已是破烂不堪，所以根本卖不出个好价钱。高原联系了几个买家，几经讨价还价，最后以五万五千块钱成交。

搬出房子的前一夜，心情复杂的高原一宿未眠，他不知道自己把祖宅卖掉的行为能不能得到九泉之下母亲的宽恕。想起母亲，高原的心就止不住的疼，他将那只落满灰尘的柳条箱从床底下拖了出来，翻开层层包裹的如陈年血迹的红绸缎，那三张泛黄的黑白老照片就默然呈现在眼前。高原再一次认真端详起了母亲的容颜，前尘往事幽幽重现，他忍不住百感交集，眼泪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整理那只柳条箱里的东西时，高原意外地在母亲的一堆旧衣服中发现了两幅素描和一个硬壳日记本。高原打开日记本，那上面竟然记载的是母亲和父亲那段尘封已久的风花雪月的往事——

二十岁那年，师范毕业的欣然还在棋盘镇的小学当语文老师。那年夏天，棋盘镇来了一个背着画架的年轻英俊的男青年，他的出现，立即吸引了镇上不少大姑娘小媳妇的眼睛。不知怎么的，每次看到那个年轻人从家门口走过，欣然就感觉脸红耳热。一天中午，那个年轻人把画架支在了欣然家旁边的月牙桥上，画着不远处那座始建于隋代开皇年间的关家祠堂。那天很热，年轻人汗流浹背，欣然看看四下无人注意，就端了一碗凉茶走了过去，怯生生地说：喝水吧，太阳这么毒，你当心中暑哦。欣然说完，脸已红得像个熟透的番茄。

年轻人忙着画画，接过水碗时只说了声“谢谢”，但并没有抬头看欣然，这让欣然感觉有些没面子，要知道在棋盘镇，喜欢她的小伙子可是不计其数呢！但欣然并没有马上离开，她对年轻人说：你画得真棒！那个年轻人终于抬起头冲她感激地一笑。然而，当他的视线一接触到眼前这个娇羞的姑娘时，立即愣住了，欣然就像是一幅充满旷野之美的画，浑身洋溢着质朴、神秘、自然的气息。年轻人火辣辣的甚至是有些挑逗的眼神窘得欣然不敢正视，当他喝光凉茶把瓷碗递给她时，她竟然慌乱得把瓷碗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她匆忙转身回到了

家里。那个夜晚，欣然总是想起年轻人奇怪的眼神，有生以来她第一次失眠了。

次日早晨，年轻人拿着一只崭新的瓷碗来到欣然的家里，说是赔给她的。欣然执意不要，他执意要赔，一推一让中，两人就相识了。年轻人笑着说他叫高远翔，二十三岁，是省城一所中学的美术老师，他说他偶然在一本画报中看到一个摄影师拍摄的棋盘古镇，觉得很有韵味，于是在暑假到这里来写生。高远翔在棋盘镇住了将近两个月，画了三十多幅画，拍了数百张照片。欣然每天都陪着高远翔四处写生摄影，他们走遍了棋盘镇的每一个旮旯，还去了附近的一些自然村落，寻访那些远古的遗迹。

有一天，欣然和高远翔回来得比较晚，月亮已经升了起来，穿过一片茂密的丛林，是一条清亮的小溪，欣然挽起裤子，赤脚走进溪水中洗脸。四周是寂静的山林，恍如玉盘的月亮倒映在溪流里，欣然弯下腰时，长长的秀发像一道瀑布垂落下来，几株狗尾巴草在她身边的礁石上轻轻摇曳，一群美丽的萤火虫打着灯笼绕着她翩翩起舞，人与自然的和谐交融让高远翔忍不住惊叹地叫了声：欣然，你美得简直像一个坠落人间的天使！高远翔让欣然保持着戏水的姿势站在溪流中，他支好画架，拿着画笔，借着皎洁的月光很快就完成了一幅名为《溪女》的素描。

就在欣然走过来欣赏高远翔的画作时，他又吞吞吐吐地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过几天我就要回省城了，我还有一个心愿没有完成，那就是找一位健美的乡村姑娘做模特，表现一种真正健康自然的人体美。欣然，我觉得你就是我要找的艺术对象，你的美丽、真诚、坦率和你身上的那种青春质朴的气质完全契合我对模特的要求，我想问的是，你愿意，愿意给我当一次人体模特吗？你愿意成全我的艺术梦想吗？

欣然只是在书上知道有人体模特的说法，当她听高远翔突然对她提出这种要求时，吓了一跳，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甚至还有些愠怒。但高远翔反反复复给她讲了许多有关人体美的理论，还痛心疾首地叹息说中国美术界之所以没有著名的人体画作，就是因为缺少这种富有青春活力、甘愿为艺术献身的人体模特，就是因为人们对人体模特所惯有的错误认识。其实人体是自然界的精华，是最美最具有灵性的天然艺术品，艺术的裸体绝不是色情和下流，而是一种被升华了的崇高之美……

与其说欣然是被高远翔有关人体美的理论所打动，不如说她是被高远翔眼睛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如夜色弥漫的失望和忧伤所感染。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欣然开始息息相关起高远翔的喜怒哀乐来，当知道他回省城的日子越来越迫近时，她心中就被一种巨大的伤感所填充，她不希望他带着一种深重的遗憾回去，她要给他尽可能多的满足和快乐，给他留下尽可能丰富的美丽的回忆。犹豫再三，欣然终于用颤抖的手指缓缓解开了薄薄的衣衫，直至一丝不挂。她羞涩地

站在潺潺溪水中，青春健美的胴体在月亮的清辉中散发着无比圣洁的光芒……

高远翔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完成这幅他后来取名为《月光浴》的素描。当高远翔把岸边的衣服递给欣然时，早已热血沸腾的他嗅到了欣然身上那种让任何男人都难以抗拒的心醉神迷的气息，他终于忍不住涉水走过去把她抱了起来，轻轻放在了岸边柔柔的草地上。而这个时候的欣然也醉了，醉倒在这个从省城来的、年轻英俊的画家的满腔柔情里，醉倒在自己对爱情和激情的渴望里。在一阵甜蜜的热吻后，两人在暧昧的月光下，在寂静无人的山林间融化到了一起。

高远翔回省城那天，欣然哭得泪雨滂沱。但高远翔临走时信誓旦旦地告诉她，他一定会给她写信，他一定还会回到棋盘镇，他甚至说回省城后就会告诉父母自己谈了一个女朋友，并且要想办法把她调到省城去工作，然后结婚、生子。高远翔把《溪女》和《月光浴》那两幅素描临摹了一遍，他走时，把临摹的版本留给了欣然作纪念。欣然暗夜的时候经常躲在蚊帐里看那两幅临摹的素描，边看边按捺住心跳回想溪边发生的那件让她从一个女孩变成一个女人的惊天动地的大事。高远翔留下的，还有三张黑白照片，欣然无数次端详着照片问自己：照片上的这个男人，什么时候才能再次跳出来回到我身边呢？

那一年，是1980年，一个酷热而弥漫着爱情味道的夏天。

但欣然始终没有等到高远翔的来信，却等来了自己怀孕的可怕现实，更可怕的是医生检查后告诉她，她的子宫壁天生脆薄，如果流产的话以后就再也不能要孩子了，她将永远丧失做母亲的权利。欣然没有多加犹豫就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她想找到高远翔，问他该怎么办？因为他说过她是他的女朋友，她不愿意也没权利把他们之间这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血脉联系残酷地扼杀掉。然而，直到想起要去找高远翔的时候，欣然才发现自己以前竟然忘记问他所在的单位了，她只知道他在省城一所中学当美术老师，但具体是哪一所中学她并不知道。欣然不顾父母和学校领导的劝阻，请了长假，带着身孕和两百多块钱来到省城。一个多月内，她跑遍了省城的每一所初中和高中，拿着那三张黑白照片，询问了无数师生，但都没有打听到高远翔这个人。高远翔人间蒸发了！

欣然这才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但她还是有些难以接受这个现实，她为高远翔的神秘失踪设想了无数种可能：他用的是笔名；他刚分配到学校，师生对他的印象不深，没有辨认出照片；他突然调到外地去工作了；他犯了什么错误坐牢了，别人讳莫如深不敢说出来……盘缠花光后，欣然只好带着已经明显出怀的肚子回到了棋盘镇，每天只要一听到邮差的自行车铃声，她就跑过去询问有没有自己的信，然而，等待她的是一次次的失望。

镇上负责计划生育的干部好几次勒令欣然去堕胎，她却以死抗争。当计生干部忍无可忍准备把欣然带到医院采取强制堕胎手术时，医生却说欣然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堕胎了，堕胎将会有生命危险，欣然腹中的孩子这才逃过一劫。后

来，一个叫丘八婆子的接生婆为欣然接生了一对龙凤双胞胎，这就是高原和高婷婷，两人的出生时间相差只有半个钟头。欣然还特意让兄妹俩随父姓。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欣然被学校开除了公职，巨额罚款也使许家背上了沉重的债务。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和还清债务，欣然既要下地帮父母干农活，又要开杂货店贴补家用，生活的艰难可想而知。但即使是有过生育，欣然依旧美丽动人，身材也很快恢复了生育前的婀娜，上门说媒的人虽然没以前那么多，却也不算少。然而，欣然心中装满了那个让她又爱又恨的年轻画家，再也无法接纳别的男人，她一次次拒绝了媒人说亲，到后来，媒人的心也冷了，慢慢的也就不再登门。长年的艰辛生活使欣然原本就很羸弱的身体遭到了极大的损害，父母过世后，她也没力气单独下地干活了，就靠着那个小杂货店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二十多年来，欣然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一双儿女能考上大学，以及找到孩子的生父高远翔……

合上日记本，高原终于泪眼婆娑地读懂了母亲这些年来所承受的痛苦和屈辱，读懂了她复杂的心路历程，但让他惊讶的是，面对生活的负重，母亲单薄羸弱的身躯里怎么会蕴藏着如此坚韧的能量，难道这就是爱与恨的力量？

次日清晨，把房屋钥匙交给买家后，高原拎着那只四角都钉着紫铜皮的柳条箱离开了棋盘镇。箱子里面，他还装了一小瓦罐子从宅基地上挖出的泥土。走到古老的月牙桥头，高原回望了一眼身后，无限惆怅陡然涌上心头。那三间简陋的房子不再是他和妹妹的家，在华丽如锦的朝霞中，它们不再散发出圣殿一样的光芒。

高原不知道他走的这一天正好是2006年6月21日，农历丙戌年的夏至。

高原更不知道从这个看似平常的日子开始，他的生活将充满了诡异、危险和动荡不安。



初夏的一场雷雨过后，空气中充斥着草木葳蕤的清新味道。省城的街道两旁种满了枝繁叶茂的法国梧桐树，还带着湿气的白灿灿的阳光透过纷乱繁杂的蒲扇状树叶，把斑斑驳驳的美丽光点泼洒在彩色地砖铺砌的人行道上，显得煞是好看。高原其实对省城一点都不熟，每次去深圳打工和从深圳回家探亲，他都要在省城转汽车，但几乎都是在深夜。那个时候行色匆匆的他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闲情细看这座因为古代遗迹众多而著名的繁华都市。

妹妹住进省人民医院后，高原和建辉白天轮流到病房陪护。由于医院禁止患者家属晚上陪护，高原和建辉就在医院后面一家小招待所里租了间房，除了吃饭和买一些生活用品必须出门外，整个晚上，他俩几乎都呆在招待所的房间里，靠看电视、下象棋、拉小提琴或睡觉来解闷。高原和建辉为高婷婷一共筹了十二万多块钱，这些钱够前期治疗的费用，所以后来两人商量好了，建辉专门负责陪护高婷婷，高原则负责继续筹钱和寻找生父，而寻找生父更是高原的当务之急。

自从聂教授提醒他后，高原就开始琢磨着怎样才能找到自己的生父。有一次，高原亲眼目睹到了妹妹化疗后的痛苦反应，他更是觉得只有尽快找到生